宁波日报 NINGBODAILY
2014年5月17日 星期六 网址 www.nbrb.com.cn
责任编辑/邱贝贝 电话/87682818
电子信箱/tyb@cnnb.com.cn

【思想散墨】

绿满鄞江无限好

天涯

初夏，去鄞江。

每次去那里，必到晴江岸，那一片森森然的古树和清澈的溪流对生活在钢筋水泥里的人们非常有吸引力。不过这次改了路线，走一走重修的鄞江桥和从未曾到过的卖柴岙。当然，还有它山堰。

车子一路前行，很快鄞江镇到了。别看现在这个浙东著名重镇已经落寞，可翻开它的历史，却有其非常辉煌的一页。这里上通四明山，外通三江口，曾经是繁华的贸易中心。在东晋隆安五年，刘裕迁句章县城，于鄞江之滨建造新县城，就是今日鄞江镇县治的开始。屈指一算，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在这个古镇，还有一座很有名的桥叫鄞江桥。此桥位于它山堰下游约一华里处，前身称为“大德桥”，又称“大德公桥”。最初是以木柱为桥脚，上面铺有竹棚，虽然简陋，却是光溪镇北面百姓去句章县市的必经桥梁。不过那时候这桥经常被洪水冲毁，到北宋元丰年间（约公元1078—1085年），改建石桥墩木结构屋盖式桥梁，全长38丈，宽3丈，分28间，是浙江省第一座木结构风雨廊桥，并改名为鄞江桥。此后，此桥多次重建或维修。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太守吕仲英为重建的鄞江桥书写桥匾“八邑津梁”，现在它山庙内还保存有重建鄞江桥碑记。1921年，会稽道尹黄庆澜重新书写桥匾，鄞县知事姜若书写桥名于东侧。桥北端“大德会”旁立有镇桥塔，俗称“经幢”。可惜这座古桥在1979年被拆除，改建水泥桥。

新建的鄞江廊桥呈朱红色，非常气派，位置在原址水泥桥的西边100米处，木结构，宽敞又亮堂。惟一的遗憾就是太新了，没有沧桑感的桥总觉得轻飘了些。据说花费的1500万元造桥费用，全部来自民众捐款，可见鄞江人对此桥的热爱。桥边立有一碑，上面是捐钱修桥人的名字，最多的一位捐了1000万元。虽然走在桥上还能闻到油漆味，可还是有不少老头老太坐在那里聊天，或许他们在追忆遗落在昔日鄞江桥上的快乐时光吧。

有关鄞江桥的传说有很多版本，我听到的是这样一则故事。说古代当地有位做珠宝生意的人，有一次坐船出海遇到风浪，船翻了，其他人都不幸遇难，只有这位珠宝商逃过一劫，漂流到一个荒岛上。荒岛上生活着一位女野人，她救了他。珠宝商看一时半会自己也回不去，就跟女野人生活在一起，还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珠宝商虽然人在荒岛，但心里还是日夜梦想着早点离开，他整天在岛上转悠，看有没有过路的船。偶尔，他发现有一条从山顶下来的小路特别奇怪，很光滑，好像被什么东西无数次地碾过一样，而路的四周又长满了竹子。他把女野人带到那里比划着手问，女野人指了指天空，挥舞着双手，好像说有东西会在雷雨天出现。珠宝商就暗下决心守候，终于有一天电闪雷鸣，突然，随着一道闪电，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刷地滑到山下的溪流里去洗澡，等雷雨声停，又呼地飞上山顶消失不见。原来那条路，就是巨蟒给“走”出来的。珠宝商不由暗暗称奇，他想这么大的巨蟒身上一定有很多宝贝，他得想法杀死它。怎么办呢？他动了个歪脑筋，让女野人帮他一起做竹签，插在巨蟒必经的路上。花费了不少工夫，总算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就等巨蟒自投网罗。

终于有一天，还是那样的恶劣天气，巨蟒仍像往常一样去山脚下的溪流洗澡，谁知一下来就被尖锐的竹签给破了腹，最后挣扎着痛苦而死。珠宝商高兴坏了，他找来几个箩筐，从巨蟒身上挖下好多宝贝，装了整整六筐。珠宝商一边每天做竹筏，一边等过路的船只，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只商船经过荒岛，珠宝商赶紧发出求救信号，他把装有珠宝的箩筐伪装好放在竹筏上，自己撑着竹筏向商船靠拢。正当他离开时，女野人挟着两个孩子嚎叫着出现在他面前，珠宝商立马跳上竹筏，拼命往前划。女野人把哭喊着的女孩扔进海里，见丈夫仍不回头，又把大声叫爸爸的男孩也扔进海里，可珠宝商依然铁石心肠，头也不回地带着无价之宝逃走了。

珠宝商回到陆地后，把那些价值不菲的宝贝卖掉，在老家买房买田娶妻生子，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只是每当夜深人静，那条血淋淋的巨蟒总是在他眼前晃动。同时出现的，还有女野人的嚎叫声和两个孩子凄惨的哭声。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谴责，于是就出钱修了一座廊桥，名“大德桥”，意思是做人首先要有德才行。

“最后的结果呢？”我问讲故事的人。

“不清楚了。”讲故事的人回答。

“我猜珠宝商后来又去了一趟荒岛，可惜他找遍了整个岛，都没有找到女野人和那两孩子，连他和女野人曾经生活过的洞穴都不见了，只有寂寞疯长的藤蔓。珠宝商回来后，悔恨交加，不久就病死了。”

当然，这是我的想像。

我想没有人会去追究这个故事的真假，一座建筑能在岁月的长河里存活这么久，离不开它身上蕴含的文化信息，那才是经久不衰的基础。

见桥的那头在修建仿古建筑，而河的这边沿街的房子也正在统一整修，一问，原来当地政府要把这里打造成旅游一条街。站在岸边，看茂密的绿树，想像在不久的将来，有竹筏顺流而下，游客们有的玩水，有的坐在临河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有的约上三两知己在露天茶座聊天品茗。坐久了，就站起来逛逛，往前就是它山堰，看起来那道坝毫不起眼，可它的作用却是极其重要的，平时可以下挡咸潮，上蓄溪水，供鄞西平原七乡数千顷农田灌溉，并通过南塘河供宁波城使用。旁边还有它山庙，里面有十兄弟的塑像，传说当年建堰时桩无法打下去，是这十位青壮年牺牲自己的血肉之躯才打桩成功。

卖柴岙，我是第一次去，感觉很新鲜。坐上船，看青山绿水心情大悦，没想到近在咫尺的鄞江居然还藏着如此美景，虽小家碧玉，但分明是我见犹怜。这卖柴岙水库里的水属于工业用水，不过看起来很清澈，水质很好。春夏交界时刻，山上的树木绿得浓郁，中间又夹杂着一棵棵开满花的树，而那水因为绿，更加有盈盈一握之妩媚。这里的山不是特别高，但植被保护得很好，可能跟交通不便有关。据说近年来常有探险的驴友在山间迷路。转念一想，这里倘若世人皆知，恐怕就没有了现在的野趣。视线从一块块岩石上扫过，发现有的像人脸，有的像翻开的书本，还有暗藏的隐秘洞穴，不知道里面通向何方？穿行其中，让我误以为自己在游小三峡，站在船头，吹着舒爽的风，享受着天然氧吧的畅快，再沉重的心也会变得轻盈起来。

前方，出现一大片水杉林，高大挺拔的水杉在水里屹立着，很有气势。船在这里调了个头，开始返程，看着眼前快速闪过的青山，我在琢磨这里为什么叫“卖柴岙”？莫非以前周边所有的柴在此交易？听说这山上古道曲折，有诸多遗址，可惜这次走的是水路，单纯观景，下次一定要找机会徒步穿越卖柴岙，想必会非常刺激。

船靠岸了。我再一次回头，打量这山这水这一方宁静的天地，内心充满了欢喜，绿满鄞江无限好，等明年春天花满枝头，我还会再来赴你的约。

【一种怀念】

至今尤忆邓丽君

沈潇潇

5月8日是邓丽君的忌日，她离我们远去已整整20个年头了。一想起她，我的耳畔就会响起她那首扣人心扉的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初闻邓丽君的歌，就是这首《小城故事》，它像一股清泉流淌进我的心田。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个黄昏，我们整个寝室的同学都围着一台砖头般大小的三洋录音机，听得心惊胆战又如醉如痴。心惊胆战是因为像邓丽君这样的歌当时还是被禁止传播的，如醉如痴当然是因为我们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有太多的共鸣。三洋录音机和磁带是一个同学不知从何处借来的，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我们的寝室，弄得我们好失落。

此后，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港台流行歌曲慢慢地多起来了，最多的是邓丽君的歌，最能打动我们的也是邓丽君的歌，如《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只在乎你》、《美酒加咖啡》等等。当黄昏时分，三五同学漫步江边，边走边轻声吟唱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或“开放的花蕊你为什么也流泪”，我们那时还年轻的心变得有多柔软啊！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如果有人还未听闻过邓丽君的歌，那绝对会被目为老土一个。不用说，在我们的情感启蒙中，有邓丽君给我们的一份熏陶。但那也只是在地下流行，在当时的广播、电视和文艺会演上是根本听不到这些歌的。再后来，台湾的校园歌曲在大陆开禁流行，但邓丽君的歌仍然在被禁之列。记得在1981年底，我在一所省重点中学实习。有一天睡前，有一个老三届出身、平时很正统的“老大哥”刚从学校回到招待所，对我们几个叹了口气，说：今天他的班里“出大事”了。其神色之凝重，使我们以为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一问，原来是他的班上有一个女生在班文娱晚会上唱了邓丽君的《甜蜜蜜》，惊动了学校管理层。不用说，以后几天里，校方如临大敌，开始了一场对这个女生的“挽救教育行动”和对全班的“肃毒行动”。

1983年的春天，我在杭州参加省青年文学创作大会，住在省建委招待所。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我们在招待所得到了服务员很热情的招待。其中有一个姑娘，她所在的楼层服务台，刚好斜对着我们房门（一间住四人）。我们经常听到她在哼唱邓丽君的歌，唱得很动听。当她看出我们喜欢听她唱邓丽君的歌，她竟主动来到我们的房间唱给我们听。我们坐在床沿上，先是欣赏她的歌唱，后来就干脆参加到她的歌唱中了。听到我们一些没唱准音的地方，她会停下来指出，再作示范。现在有时唱起这首歌，就会油然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想起那个姑娘。

我虽然喜欢邓丽君的歌，但从没认为自己就是她的粉丝。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对邓丽君的喜欢竟已达到了粉丝的地步。那是在几年前的一个春天访台期间，那天从基隆港返回台北途中，我们来到了行程计划外的邓丽君墓地——筠园。车行在盘山公路上，车厢里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我的眼睛潮湿起来。当站到她的墓前，那黑色大理石上方雕出的她那栩栩如生、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笑容，使我再也无法忍住，早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夺眶而出，怎么止也止不住……为防同伴们笑我，我掉头离开了墓前，只是在远远的地方眺望。到下山时，我的激动还不能自已。接待我们的台北教育文化交流协会的吴干事看出了我的异常，说：原来你跟我一样也是邓丽君的粉丝啊！他告诉我：所有邓丽君的碟片他都收藏。我这才恍然大悟：正是因为他，才有了我们这计划外的一游。

邓丽君是一个时代的传奇，她离我们远去了，但她又和我们永远同在，她甜美的歌声时时都在慰藉着我们历经沧桑、布满伤痕的心灵。

【甬上画坛】

清韵

阎安清 绘

【雕刻时光】

山楂树下 旧事重提

——华语电影重读之《山楂树之恋》

贺秋帆

张艺谋新作《归来》公映在即，让我想起了数年前的《山楂树之恋》。

重读该片，不妨先从“山楂树”这个符号说起。八中的师生来到山坡上那棵树前，老队长刚要开口说它，话头就被刘老师抢过去，奉上一大段“烈士鲜血染红”论，把老队长的农民话语给压倒了。这个地方，其实表现出了影片的历史观，但很含蓄。山楂树后来也成了静秋和老三定情的见证，老三未出场时，传来勘探队的歌声，唱的是苏联歌曲《山楂树》，它成了这样一种所指，就是文化荒漠时期让静秋这样的情窦将开未开的人神往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化身，但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这种歌曲能这样公开唱么？

来看老三对那棵树的看法，静秋在起草教材里跟山楂树相关的文字，老三说，“你写这个，可惜了你的才气！”可见在他心里，一棵树背后的指定意蕴，他是很鄙薄的，这也是九一三以后，最初觉醒的一批中国知识者的典型心路。顺着这思路，才会有他买“山楂树脸盆”给静秋洗脚的一段，此处先不论洗脚的另外意蕴，只说它在电影当下情境里所体现的意义，那就只能是一种老三不自觉流露的“何妨用来洗脚”的不敬。无疑地，这样的主人公心态，应是电影创作者内心的一种表现，所以，这里面藏了张艺谋的某种策略，而且藏得很好。下面说点问题。

静秋家的布置，在那个时代，绝对是宽敞明净舒适的，这就过了，父亲是劳教右派，母亲在单位改造，这个房间怎么说也有15平米以上，如果只是为了将摄影机放进来而挑了这个房，那就太虚假了，终身未获平反的邱岳峰先生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的家居情况，可以做一个对比。那个时代，居住条件就是斗争的重要方式，我祖母挨斗时候，就被勒令在48小时内将家里的东西全部搬空以迎候革命群众入住，直到1984年落实政策，私房几乎成为祖母一生的梦魇。

再看老三的出手阔绰问题。我不清楚地质勘探队的收入情况，我猜测老三的工资应该是30元以上，在村里绝对是高收入者，所以才会敲老乡的门高调地说“我付钱”，他也许真的是有足够的收入，问题是他的花钱方式，不吻合那个时代的风尚，若是为爱情驱使，当时的做法反而是所有钱都攒着才够真实，这才是纯爱，读者不妨去问问过来人。再有，静秋的家庭状况，她的成分血统决定了她的留校，纯属天方夜谭，连《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米兰这种大院女孩都只有去农场的时代，这种戏路，就假得过分了。真要强调时代氛围来布排情节，老三被推荐去上工农兵大学，倒是很说得通，但这样就没静秋什么戏了——这些问题，可能出在原作，但张艺谋揣着机灵装糊涂，就很不应该。

开红花的山楂树“跟革命先烈有关”，但开矿受辐射而死的老三甚至连先烈的边都够不上，他本来可以享受一把上帝赋予的人的权利，但最后啥都没赶上，至此，这个时代在电影里的定义应该也已清楚。最后不妨来整理一下静秋和老三的一系列交接，在弗洛依德理论观照下，它们都有所指，张艺谋想必也熟稔于此道——老三最初送的糖，静秋吃了，表示一种接纳，老三送的灯泡和笔，都是一种男性指代，他买油条给她吃，在老乡家用自己的筷子夹菜往她嘴巴里送，她没有拒绝，河边的小木棒手拉手，套鞋是更进一步的暗示，女人脚的符号的不断强调，小金鱼和水塘里的嬉闹构成的是一个鱼水之欢的修辞，但那一切，在电影的叙事语境里，多少像是画饼充饥之举，那个时代，纯情不得不靠意淫来支撑，人世的悲凉，这也算是极致了吧。

【乡土情怀】

诸葛村印象

杨新元

兰溪市与龙游县毗邻，是我们这次“钱塘江抒怀”采风活动的第四站。这里，山水奇崛，文明渊薮，是一个让人来过就难以忘怀的地方。被誉为“八卦奇村、华夏一绝”的诸葛八卦村，就是兰溪的著名人文景观之一。

此刻，我站在诸葛八卦村丞相祠堂的大厅内，细细地品味着诸葛村古建筑特有的神韵。明丽的阳光静静地照耀着古墙旧瓦，黑色的滴水檐坦露着胸怀，为这座古老的建筑物增添了一种静谧和神秘。

丞相祠堂是为纪念诸葛亮而修建的，面积1400平方米。坐东朝西，平面按“回”字形布局，由门厅、中庭、庑廊、钟鼓楼和享堂组成，古朴浑厚，气势非凡。我看到，祠堂内处处雕梁画栋，门窗栏杆等部件均雕刻精细，美不胜收。而中庭是祠堂最精彩的部分，中间四根合抱粗的大柱，选用上好的松树、柏树、桐树和椿树四种木料制成，取“松柏同春”之意，祈求家族世代兴旺。中庭两边有庑廊各七间，塑诸葛后裔中的杰出人士，用来激励诸葛子孙们奋发向上，成就一番事业。从庑廊拾级而上，两旁分列钟、鼓二楼。祠堂最后面是享堂，中塑诸葛亮像，高2米余，两侧分侍诸葛瞻、诸葛尚以及关兴、张苞像，气韵生动，呼之欲出。我沿两厢拾级而上，过钟楼和鼓楼，跨过天井，来到享堂瞻仰。这里，诸葛亮纶巾鹤氅，坐像端庄、儒雅，气宇不凡。他的眼光平视着前方，似乎在思考着平敌的大计。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备受世人敬仰，被誉为“智慧的化身”。他教育子孙：“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千古良训。而诸葛后人因为有“古今第一良相”的祖宗在上，不可超越，所以都往“良医”方向努力。据诸葛氏族《宗谱》记载，在兰溪诸葛氏族的全盛时期，诸葛氏族的子孙在全国各地开设的大小中药行达到300余家，南至广州、香港，北至津沽，声名遐迩。“薄田十五顷，桑树八百株，完其澹泊，永垂百代清廉典范；雄文廿四篇，珠玑数万字，教我子孙，宜享万年俎豆馨香”，“砚山西峙洛水东流人杰地灵丞相子孙多俊彦；歧黄术精濒湖学博世医代药高隆声誉满寰宇”，我默念着丞相祠堂的楹联，细细品味着这个1700多年前的先贤的良苦用心。

诸葛八卦村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中的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是国内仅有、举世无双的古文化村落。村内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如一颗颗璨灿的珍珠，散落于村中的每个角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研价值。特别是整个村子坐落在八座小山的环抱中，更显得气象生动，不同凡响。按照风水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十分宜居的地方。我问是哪八座山，陪同的兰溪朋友告诉我说：“这八座山分别是祖宅山、老鼠山、擂鼓山、大公山、百合山、大园山、寺下山和经堂后山。它们似连非连，形似八卦的八个方位。钟池位于村子的中心，就像太极的阴阳鱼图。村子分八条小巷向外辐射。这充分说明了诸葛八卦村的创始人、诸葛亮的第二十七世孙诸葛大狮的非凡眼光和精心构思。”

踏着青石板小路，我们来到钟池前面的大公堂。大公堂始建于明代，据说是江南地区仅存的诸葛亮纪念堂。祠堂前后五进，建筑面积700平方米。里间十分开阔，可供数千人举行活动。堂内壁上绘有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白帝托孤等有关诸葛亮的故事壁画。大公堂外围墙旁，现存六株龙柏，虽已年代久远，却仍旧长得古杆扶疏，枝繁叶茂，暗示诸葛后人六族繁衍，人丁兴旺。大公堂的门庭飞阁重檐，高约10米，上悬一块横匾“敕旌尚义之门”。据记载，这块“敕旌尚义之门”横匾，是明英宗赐给诸葛第三十二世孙诸葛彦祥的。英宗正统四年，大灾之年民不聊生，诸葛彦祥出谷1121石救济灾民。我看到，整座建筑古朴典雅，气势恢宏，保存完好。除了大公堂以外，诸葛村里还有大经堂、天一堂、寿春堂、雍睦堂等，也都保存完好，供游人参观。

夕阳西下，暮色渐渐降临，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诸葛八卦村。回望被暮霭笼罩的小山村，但见青山苍翠，各种古建筑千姿百态。这个闻名中外的江南古村，在晚霞中显得更加风姿绰约、古朴神秘。